

「人不是為失敗而生的，一個人可以被消滅，但不能被打敗。」海明威如是說。

理想人人不同，陳曙曦的理想是經營劇場，堅持二十年，現在守住大角咀一棟山寨工廈，爬上六樓才見到他的「天邊外自由劇場」。過去幾年，在資源緊絀的困局中，艱苦辦劇場，沒有抱怨，也未被打敗，只是有點苦。每天為交租、出糧、創作而絞盡腦汁。去年，他獨資創辦「香港藝穗民化節」，沒有政府財政資助，靠業界友好的合作，居然舉行超過一百五十場節目。今年，劇團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，成為「一年資助團體」，資助額28萬元，久旱逢甘雨，首要支付劇場的租金，其次是要履行資助條款，請行政人員打理劇團事務。交了租，出了糧給員工，才能夠安心創作。每月僅餘的幾千元，才算進自己的口袋，作為藝術總監的薪酬。這樣的堅持，豈能不苦？

身在城內感覺世外

曙曦理想的劇場，不是隱身工廈的樓上劇場，是大開方便門的地舖劇場，地舖的位置不是荒涼偏遠，而是旺區的顯眼地段。將劇場藝術帶入市中心，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，實踐名副其實的「身在城內，感覺世外」。香港租金在過去十年瘋狂飆升，眼見理想與現實各走極端，他不冀望政府會修改政策、撥出土地幫助劇團，只期望民間力量壯大，繼續與同業努力，終有一日，可以走出工廈。「有一千位觀眾，就可養活一個中小型劇團。」他相信，劇團只要有地方定期演出，每晚吸引觀眾三十人，就可以穩定發展。

論及躋身工廈的戲劇導演，曙曦是第一代本地人馬。1993年，本土工業還未北移，在活力充沛的葵涌工業區，他安身於打磚坪街一個九百方呎的工廈單位，參與創辦「劇場組合」，克服不便的交通，進出工廈排戲。翌年，詹瑞文、張達明和曙曦攜手上演《麻甩騷》，叫好叫座。然而，當年工廠區的空氣太污濁，瀰漫化學原料味，決定搬到太子區的商住大廈，開辦「天邊外演藝教室」。幾年後，業主加租八成，難以為繼，再搬到鄰近的商業大

廈，終歸也不敵業主加租。當年該區地舖的月租只需2.3萬元，奈何處於創業初期，依然無法籌措。

這個業主「不太冷」

最近，他在大角咀舊唐樓找到希望。此樓雖然殘舊，勝在租平。前身是山寨製衣廠，業主見本地製衣業式微，結束生意，移民去也。曙曦租下來成立「天邊外自由劇場」，以最低成本自行裝修，牆身批蕩、油漆、駁電、換窗花、做舞台燈架、安掛黑布幕，事事與朋友一手一腳完成，慳到盡。只有廁所是請師傅修建。有次劇場水浸，地板報銷，又要重鋪地台。第一次續租時，由業主的朋友代辦；第二次續租時，業主回港親自處理，曙曦擔心業主知道廠房改建成劇場，嫌他搞藝術，收入不穩定，交不起租，會終止租約。誰不知這個業主不太冷，年輕時愛搖滾音樂，經營Band房，與Donald Ashley、Teddy Robin、Joe Junior等歌手熟稔。得悉製衣廠產出個劇團來，喜出望外，只酌量加租以表支持。業主太太更主動成為「香港藝穗民化節」的義工，身體力行，推動劇場發展。

在旺區經營地舖劇場是奢望嗎？台北有「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」，前身是酒廠，現改裝成為表演場地，位處善導寺及新生捷運站之間，交通方便。日本有西巢鴨創造舍(Nishi-Sugamo Arts Factory)，前身是中學校舍，關閉後變成演藝支援中心，提供場地予藝術家綵排及演出，是「東京表演藝術節」的主要場地。在澳門，有「鄭家大屋」和「大瘋堂藝舍」，是百年古蹟，內有小型演區。

香港缺少土地嗎？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曾披露，現有空置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地有777公頃。777公頃有多大？約四十五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。當中不少可以轉為小型藝術空間，只要政府有負責官員簽署，擔保豁免若干牌照條文，促使更多法定娛樂藝文場所成立，毋須太多改建費用。政府寧願將物業丟空，也不肯將舊校舍、空置的社福中心等改變用途，扶助本地文化產業發展，也許要等到這些工廈劇場形成聲勢，政府才會做個順水人情，玉成好事吧。

身處舊工廈 心存小劇場

■前身是製衣廠的天邊外劇場。



■水浸還可補救，火災毀於一旦。

